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6
19

文庫11
D256
19

48-11082

010190561270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不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理厲王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

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毋家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縣謂父祖代代有定也高祖自將兵擊滅布厲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立子長爲淮南王王三郡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椎音直追反袖音似救反索隱曰漢書作衷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也厲王乃馳走關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二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

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
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
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
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
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
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賈曰
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爲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五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
大夫但張晏曰官爲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五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
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二元年卒謚嗣侯十孫爵稱士五者也開章名
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謁內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
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
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
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簡姓也音爲嚴助傳則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謁吏曰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
不知安在索隱曰謁音慢慢訴也實葬肥陵訴云不知處
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
身自賊殺無罪者六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
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詐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檀
罪人罪人無忘已効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

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慶問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閒忌）吏請召治忌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襲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爲逆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謹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崍九折阪又有郵置驛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也）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妻隨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爲築蓋家室皆廣深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

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
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寒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
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
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言乃公勇
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
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
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益曰吾不聽公言卒亡
淮南王益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柰何益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秦上即
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

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卒文八年
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
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
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
逐予謂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
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
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者而堯舜寬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
苗伯鯀及驩兜皆堯
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
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
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正義曰諡法云
暴慢無親曰厲

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
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
上憐淮南王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
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
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
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
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
漢漢亦使曲城侯
索隱曰曲城侯淮南名將其父名達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南
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弟應而往來使越吳
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
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
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邊越
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
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
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爲諸侯
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
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
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

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亦材諸辯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

王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詞長安徐廣曰詞伺候采察之名也者空政反安平侯鄧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遣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詞捕也孟康曰詞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者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

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修成君姓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弟爰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歐擊二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劒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者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劒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參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

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盧植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坐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主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驗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謀王以斤鬲被事直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有聞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勝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註梁孝王傳云謂岐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五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

言（索隱曰如淳曰道循言路由長安來姚氏云道或作從）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賢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帳然曰上寧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出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晉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亡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

亡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振子萬童顧案薛綜曰振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顧文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胡亥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嚮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彊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

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重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陽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箕子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實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臣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爲子兄秩數也）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諸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一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臣樂苦於口

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王及黨與淮南王恩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

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
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
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
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
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兒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賸
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亟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
王曰男子千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駰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如淳曰言吳不知舉兵反也漢書鼂錯傳作吳不稱兵反成皐者四十餘人如淳曰皆吳人疑此後人所名韋昭曰淮南臣名成皐故櫟字樓緩乃六國時人今漢制得出之
李奇曰被似人姓名也今我令樓緩漢書直云緩無先要成皐之口正義曰成皐故
城在河南滎澤水東南二里周被下邑縣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正義曰據故關在河南縣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
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皐之口
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險成皐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
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
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
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
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
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

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鑿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劒音五亥反或是鑿乎○索隱曰劉氏鑿音吾裹反鑿音自各反又鑿鄒音鑿鑿音鑿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曰熬音敖卽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況愛盖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是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徐廣曰贖罪不至於髡也其耐鬢故曰耐字爲髡鬢之意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上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計簡任也蘇林曰一歲爲一歲刑已上爲任罰作二歲刑已上爲司寇任其罪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卽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

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索隱曰崔浩云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詭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幘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

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相攻誰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騶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曰雉音全兩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衆絶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道勁越相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

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擊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諸侯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宗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一曰司馬公相與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與越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青翟臣湯御史大夫臣弘廷尉臣信宗正臣德行義皆不軌於正臣聞古之人君治其國不下通於民間疾苦也故興利除害以便百姓今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徐廣曰一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上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瓚曰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

辟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到殺（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諸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徐廣曰文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遣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作訐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

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
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
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
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傳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
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實
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
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
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
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
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

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
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王
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
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
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
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
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輼車鑌矢（徐廣曰輼車載車也音袄）
萌反。索隱曰一云漢書作枚剗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
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
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

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索隱曰嬴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輮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稍言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舍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按漢書表司馬安也）大行息（索隱曰按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奸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

南衡山親爲骨肉彊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
國名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
矣

索隱述贊曰

淮南多橫　舉事非正　天子寬仁
其過不更　棚車致稱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詞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
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
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滋權者君忘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又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
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

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蓄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優皆安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車車索隱曰輬下也音婢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轄索隱曰轄門限也音戶八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

循吏列傳第廿四 二

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懾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虞江陂後當爲萬戶邑去故楚鄢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埤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平舌脅事簡公定公封以大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公之少子子產鄭成公之少子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官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一年豎子不戲御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一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古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貨

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遺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譚詩云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佩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以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

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文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二旬時是也）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鄧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劒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

奉職循理　爲政之先　恤人體國　良史述焉　叔孫鄭產　自昔稱賢　拔葵一利　赦父非愆　爲法而然　李離伏劒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衛君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改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毗至反）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榮陽令

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擾言丞史或以爲掾）（郡承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治官屬承丞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飭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爲孝王將素侫亢○索隱曰傳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徐廣曰戇愚也音陂降反）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病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曰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

三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新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
更之爲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
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
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
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上間常
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
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
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
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詆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
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忌黯唯天子亦不說也

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
踰人索隱曰踰音庾秦漢書作逾逾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
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
視之如淳曰厠音側圊牀邊踞牀視之一云圊厠也厠牀邊側承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
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
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
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
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襃先帝
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

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從賢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賢與亢禮人或說賢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賢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賢數請間國家朝廷所疑遇賢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賢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賢之言益不用始賢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賢同位賢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賢時丞相史皆與賢同列或尊用過之賢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賢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賢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千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索隱曰貰音時夜反貰賒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賢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賢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貰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賢請間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

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聞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又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殺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竟之願也上曰吾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

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百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羞侯信（徐廣曰大將軍青侯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益慤悍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怨之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文道四通處也請寄客使舍傳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外祀之處閑靜可以請寄客○索隱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甘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

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
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誠門下客至
無貴賤無留門者執實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
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饋遺人不過算器食
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
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
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甚恐傷之
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
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
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

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盛暑徒跣揖客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
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
爲大農僦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爲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卓較任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僦音
郎就反卓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賈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卓較亦謂令賓
客任人專其利故云卓較也僦音子就反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
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
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
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零落猶散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
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邳○索隱曰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

河南矯制　淮南臥理　天子伏焉　伉直愈堅　鄭莊推士　天下翕然　翟公牓門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古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按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卽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蔡臣等爾緜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西狩獲麟

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爲魏文侯師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學子亦仕齊爲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有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正義曰威宣齊王也）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愍儒鄉溫陽西南二百里有馬谷谷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立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者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燔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培卓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曰鄒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轅固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案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

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善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可教道藝也）殷曰庠（正義曰庠養也言養行也）周曰序（正義曰序舒也言詳審經典禮教）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選

請因鄉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向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舉其行義能相率以爲善若出於衆者（索隱曰計謂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郎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及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

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爲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上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浮丘伯在長安申公時浮丘伯在魯城南宮之內與元王交情親重故就魯而受業焉）云洋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步地志云洋宮在魯城內宮之內與云洋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辟雍）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楚元王交俱卒學也郢客已而郢爲楚王（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時與楚元王俱卒學也郢卽郢客）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一云高后元年立爲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浮丘伯在長安申公時與楚元王俱卒學也郢卽郢客）王胥靡申公（徐廣曰一云高后元年立爲楚王）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迺上書宿衛上悉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

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辜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徐廣曰一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坐忤武及安國爲博士歸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碼盦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莫侯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甚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

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棄紛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
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
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熟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易死殺氣爲毒也）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
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
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雖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一云如淳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此之妙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
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
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一云王乘也）久之病免
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儒多疾毀固曰固老
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
以列士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
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音義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
王太傅（徐廣曰一云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

語類與齊魯間殊然其訓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索隱曰自貢至肥）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代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給弟子遣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爲養案有斯養炊爲掌焉養遣食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

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藏於壁室秘閣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即知以今文讀古篆隸雜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廢以出也諸學者多之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延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單姓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蜀山陽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古姓譜孔子名字子木瞿蓋音劬也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東武人孫虞子乘子乘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子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同郡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子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同郡子乘子乘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安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傳菑川楊何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邑臨淄人主

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
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一也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
變稚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
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爲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
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舒案亦音舒）不知

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
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
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
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
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
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
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
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
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學
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
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
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
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孔氏之衰　經書緒亂　言諸六學
始自炎漢　著令立官　四方振腕
曲臺壞壁　書禮之冠　傳易言詩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嘗言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漢書音義曰觚方也）

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章耳　新雕而爲樸索隱曰應劭云削琱爲樸也晉灼云周弊也顏理周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章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楊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復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將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疏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音小見瞯病也○索隱曰苟悅音閑鄒氏音並同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髀一作髀戰栗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

楫丞相是時民朴畏罪百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寧逢蝮蛇毋
詔中尉府對簿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
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指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
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
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
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
謂刻木偶類人形也
一云寄人形於木也
令騎
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

居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都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
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駰案韋
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挽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
駰案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比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為守始
前數都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
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
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
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
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

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
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戚極刑自
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賣反腕音他活反謂脫鉗鉄也
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
貰賈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
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
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爲郎
案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姬也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

守武帝即位由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
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
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
與汲黯俱爲忮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沙書音義曰以少法位害人以俱
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著載
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載也謂下之也馮音凭○索隱曰案均等也茵席
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郎中屠也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
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是成周陽由之後事矣
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徐廣曰屬扶風音胎故斄城在雍武
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漢斄縣也以

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雅杜木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罷傳因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更爲論狀論其報行也○案隱曰韋昭云爰猶也古者連刑獄后更反遂

并取鼠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徐廣曰田勝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母王始立而封爲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韋昭曰爲之先後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縣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

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舋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飾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就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小正義曰此一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滲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興長安富翁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索隱曰吏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次律令也古以被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爲讞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楊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讓湯乃反取前人所奏讞及所治人有奸吏比率以上湯所言皆人之陰賊深刻之意以排擠人

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閨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財宅船乘高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山此此今用助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罷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宴晏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遶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拒寇盜也出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如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憙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也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書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言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
死事連其弟弟繫道官（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道官見
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
書言湯與謁居謀共變生奏寧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
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
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
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
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
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
曰朱買臣吳人也此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以楚辭

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
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
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
買臣弟爲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
越吳之地錢屬楚故謂朱買臣爲楚士）深
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音義曰長短術兵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諺用相激怒）剛暴戾人也官再至濟南相
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
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

耳吾知湯陰事使使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証左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等也。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轍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考實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二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二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修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

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今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索隱曰梨音犁犁比也會春溫舒頗足數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甚治猶復放河內徙law名禍猾吏徐廣曰有版刻之名○索隱曰案漢書作徙請名猾禍吏服虔曰徙但抑猾惡也應劭曰猾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戾徐廣曰一云成關中楊韜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悍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左尉而尹齊爲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無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猥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忪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爵）之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尹齊以爲敢擊行稍遷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爲庶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溫舒音義曰）爲人深文居廷慴慴不辯（索隱曰慴音長涉）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徐廣曰音頃器名也如今之梭書函中○索隱曰鉅受梭書之器入不可出二倉音胡江反）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御陌也落皆設督察之也○索隱曰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深文居廷慴慴不辯（索隱曰慴音長涉）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御陌也落皆設督察之也○索隱曰以收司姦盜賊溫舒自言所施置長也）

舒爲人謂善事有勢者（謂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雖良必陷重罪）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雖良必陷重罪）

舒爲人謂善事有勢者（謂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雖良必陷重罪）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雖良必陷重罪）

猾以惡大豪（君音熏○索隱曰案惠猶重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今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猶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禪治治數歲其吏多忿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言元封二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

故操歲餘會宛寇反發漢書景帝紀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
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賕騎錢他妄利事罪至族自
殺其時兩弟及兩婿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
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
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
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十不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溫舒等以惡爲
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
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
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

虜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
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
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
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
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
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
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
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云沈沒也
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

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皃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廐各五永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煩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

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猶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故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宛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正義曰杜氏諸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索隱曰地名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失亡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曰次至也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摘者因而

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一歲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妄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

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

莽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後漢
曰一本無此四字）方更各教道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
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
貞稽碌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望推滅（徐廣曰一作成○
索隱曰推自直追反滅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嶲鷹
以言苛酷比之嶲蛇鷙鳥焉（嶲音髓）水衡閻奉扑擊賈錯何足數哉何
是數哉

索隱述贊曰

太上失德　法令滋起　破觚爲圓
禁暴不止　奸僞其熾　慘酷爰始
乳獸揚威　倉鷹側視　舞文巧詆
懷生可恃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far部沙鄒國亦名蘇對沙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表反

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

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按在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

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爲飲器晉灼曰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立盟○正義曰漢書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

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索隱曰更經也音平

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名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從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甘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爲發道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尾反括地志

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有祆祭酒感也西南於嬀水北爲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爲王也既臣大夏而居索隱曰居作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嬀水南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勢○索隱曰小顏以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爲疏者也凡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正義曰並白恨反南山即連綿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綿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西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南方羌中地方蠻閩從西北方秋從大東貊從東北方羌從羊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二年左谷蠡王

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爲
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
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
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土去
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索隱
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二泉中國人衆大奉實泉月氏馬泉二泉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
有貴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
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騎射其北則康

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窳于
窴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索隱扜音烏故反窳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苟悅所說漢紀耳則拘與扜窳同
是一名也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
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
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河姑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
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
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
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
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
爲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一名藩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
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沙州正義曰二國名
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姑師即車師也

長城南接羌局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
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
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
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
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在蔥
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
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寒國
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
泰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乘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
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
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
三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
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
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
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
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
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二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及

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焉
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嫗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
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

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稻
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
最爲大國臨嫗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
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

索隱曰漢書云文穎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
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書記
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匈恇音慢

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反下巨言反又音義曰橫行不直下也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正義曰上力炎反

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黎軒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珣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

錢鈸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
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
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污欲浣之則入火中使更精絜世謂之火
浣布秦云定重桑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
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娜略云大秦
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東都宣載海西遇風
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
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
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
黑白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膏與地連割絕
則死擊物驚之乃鳴腸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
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眞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
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鸛所食大則眞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

條枝

索隱曰漢書作犂靬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
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

暑濕耕田稻有大鳥卵如甕

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
元十二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
鴈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人舉

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賈
應劭曰賈相詐故○正義曰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
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
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
奧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正義
曰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安老翁老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
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
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
出女國北阿褥達山南流會於
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褥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
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渦海好風月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
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
國在于闐國南二千七百里于闐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
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
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大夏在大宛
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

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各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
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妥爲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
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
作毒○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又音竹也所謂浮圖胡也○正
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
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于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
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珎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
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邯鄲方二萬里佛
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堂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
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噉屠太子
又曰屠頭邪毋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亦如銅始莫
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毋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
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冷遂成一池今猶一冷一
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
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祇
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

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罽賓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崑崙山以南多是山出一名按扈利水一名恒伽阿耨達山亦名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鼈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像置牀舍內佛坐此像是衆象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地唯餘十二蹈蹈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惡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木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若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出疆畔因制七條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曰大夏今高實　或寄生可爲杖布上麤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正義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譯正義曰言重重九譯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正義曰犍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徐廣曰屬漢嘉也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冀郡有

縣○正義曰筰州向州等
共號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僰正義曰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
皆名行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筰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筰縣屬越
嶲音胙案南越破後煞筰侯筰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筰縣○
正義曰氐羌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嶲昆明正義曰嶲州及南昆明
夷地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
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嶲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嶲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
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
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
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再非地名小顏云取其博

博廣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
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
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
衆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
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
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
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
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兜靡爲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嚥肉漿
其上徐廣曰讀嚥與銜同酷吏之史記亦作嚥字○索隱曰嚥音銜謂烏亦飛字狼往乳之

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

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曰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

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
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
國衆分爲三而其大摠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
專約於鴈鴈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
息身毒于寘扞采及諸旁國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
鴈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
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鴈所遣使
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於是西北國

始通於漢矣然張鴈鑿空　蘇林曰鑿空言開通也鴈開通西域道
○索隱曰案開西域險阨本無道路

今鑿空而通之也　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　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諭外國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鴈死
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　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
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
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云神馬當
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
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
令居以西　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
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

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
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
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
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
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
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巂沈黎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
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
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
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
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
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
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
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稱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
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
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
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侵易
度漢亦遂不

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遂封破奴爲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爲中郎將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敦煌

○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來隨曰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爲合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寘東姑師扞采蘇薩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
[贊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崙
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其益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曼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
[闐匈奴匈奴因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
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直不得
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
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
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
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
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
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
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
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鐇字]及漢使
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

皆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
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
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
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
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
云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
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其道絕遠無穀草不正義曰孔文祥
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駞馬糞爲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
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鹽澤及而數敗而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
宛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

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如淳曰罵詈）椎金馬而去宛
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
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
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
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
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
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
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爲校
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

起鹽水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浚稽王所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若漢使矣（晉灼曰易輕也）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竭乏）益發戍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至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酒泉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正義曰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贅婿七）

太父母有藉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計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前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昔善馬而殺漢使令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聞

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

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爲昧蔡以爲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亦桀桀令四騎士馳驛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

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郅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奮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率咯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之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矣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録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

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大守軍官史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蘇林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絀其勞也絀柳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誅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

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云置都泉縣或者但字本無置字當爲渊字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侖侖崑侖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侖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侖也○索隱曰惡音烏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嘗於何見崑侖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侖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冢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侖而潛流至于積石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

大宛之迹　元因博望　始究河源
旋窺海上　條枝西入　天馬内向
恣嶺無塵　鹽池息浪　曠哉絕域
往往亭障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敝小人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爲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絃歌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艷

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一作廣川○正義曰刷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萊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留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跅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焉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苟學有義之士或抱咫尺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

慶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音以豉反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虐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德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徐廣曰音雖劉駰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軥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爲漢所購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白馬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劒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

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
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將至河南
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
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
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
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
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索隱曰瞯音閑案爲邹都所誅陳
周庸索隱曰陳國人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
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嚴氏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宁類川有郟縣
今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

當爲郟陝音如冉反郟音紀洽反漢書作郟鄏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軹人也
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
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
仇藏命作姦索隱曰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
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
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
喜爲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
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

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罪其姊子乃收遣使去）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

數頻也謂類兒之也又音色主反）慙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謂品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曲聽解曲聽解也（索隱曰謂品）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使林曰且無庸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獻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

及亡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輩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爲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言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十里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匿跐殺人解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

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徐廣曰鴈門有卤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
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爲近齊故也
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
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爲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
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顦顇狀爲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咀用榮名爲飾

游俠豪傑　籍甚有聲
力折公卿　朱家脫季
急人之難　權行州里
人貌榮名　免讎於更　劇孟定傾　偉哉翁伯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非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亦有之也（索隱曰言其皆暴貴如倡優之速）昔以色幸者多矣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高貌）有閎孺（正義孺名也閎幼小也）此兩人非高材能徒以嫕佞貴幸與士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辭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鳥（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其羽飾冠也）毛羽飾帶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鵕鸃鷙鳥也淮南子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二云鵕鸃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從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

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是寵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屬犍爲案漢書音義曰善潘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水之毋故旋葉旋於船頭因以名其官鄧曰黃頭郎○索隱曰濯音棹遲教反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尻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尻音苦高反謂衣之橫者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隱曰覺音教○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言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徨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稍雨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嗜吮之索隱曰嗜音任格反吮音仕允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嗜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嘗爲帝嗜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出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貧無衣

人有告鄧通盜出徽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索隱曰案鄧通蜀郡南安人文帝幸之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鄧氏錢布天下名鄧氏錢今錦嗣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賞賜物吏輒沒入以充職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嗣當也今上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

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驁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驕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深爵封於天下而請入宿衛此嗛嫣徐廣曰一作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說音悅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
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
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
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
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
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
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
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
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

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

傳稱令色　詩刺巧言　冠鵷入侍
傳粉承恩　黃頭賜蜀　宦者同軒
新聲都尉　挾彈王孫　泣魚籠駕
著自前論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莊子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兄音苦鬼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

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謂穰田求福穰故以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二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

宁少耳言豐年收穫易可滿篝籠也甌窶音溝婁謂高地狹小之區汙邪下地田也○索隱曰即下田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曰汙音烏甌音婁篝音侯也

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
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䯒徐廣曰帣音捲收衣裹也裹衿也韝臂捍也小跪拜○索隱曰帣音捲韝音溝鞠曲也䯒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卷紒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
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
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搤手無罰
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瞋反直視兒○索隱曰眙音丑吏反前有墮珥後
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爲樂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
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

罷送客羅泌路史餘論曰淳于髡之徒皆戰國之縱橫家也其言雖微而中其事雖
后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
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
主客止義曰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一云倡字也優俳亦同俳其字耳一本在葛龔在秦也長
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
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
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
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

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
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
楓豫章爲題湊（索隱曰以木累棺外木鄧塔內向）發甲卒爲
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索隱曰時
（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之矣）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
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
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爲槨
（索隱曰皇覽亦說此事以隴竈爲籠名也）銅歷爲棺（索隱曰歷
即釜鬲也）齊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薰以桂薪（索隱曰桂薪上而燔之也）藉以木蘭祭以糗稻衣以火光

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
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
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
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
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
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
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
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
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
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

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誅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無受利地利地見與寢丘者不祥而前有妨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處楚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被誅寢丘不奪也）

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臨檻（正義曰御覽反）大呼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而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甚漆城蕩蕩
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
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
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摇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鄧通辦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大
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雋
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索隱曰姜侯乳母姓也）常養帝（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矣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
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奏入有詔使幸臣
馬游卿以帝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餐養乳母乳母
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
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
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
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製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

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孝
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
即入見謝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
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叱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
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
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譴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敘
事豈直倫而已也而柜譚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
平原厭次人也與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
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
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朔初入長安至公

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
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
之秩八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
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
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
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
賜繒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
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
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
在事無爲是行者甚多能及之哉朔任其官爲郎又
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

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
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廟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 避世金馬門傍有銅馬
深山之中喜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
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盛稱議論共
難之 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即下文荅曰客難是也 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
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
積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爲

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
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
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
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
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
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
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
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

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大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脩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正義曰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索隱曰車音逐龍反櫺音歷重櫺謂相連之下有連闥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徙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殘臣乃言詔曰可已殘又曰其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言詔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旦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

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大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擒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齎乘說青面拜爲連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生吾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

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綸（徐廣曰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東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

失之貪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
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
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
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
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
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言鴈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荊音路同而事與始相涉爲誤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
王曰吾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
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
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
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
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王若
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
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
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
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
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
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
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
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神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顏師古云黃赤色也又音踏厚繒也）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

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因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
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
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
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
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
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
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
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
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
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
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
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
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

冠前謂之爲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

正義曰繒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

磬一片東石凡一二片樹在虡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著側

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
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
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
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
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

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漳水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今爲臣皆非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西門豹之爲人臣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言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田皆

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口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學者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罰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罰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方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由是觀之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諸先生

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二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鴟夷　如脂如韋　斂迹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楚優拒相　寢丘獲祠　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